

当代说书

文化实录

SHUO SHU WEN HUA SHI LU



郑万里 / 著

听大书 一道渐行渐远的风景

说唱同源大家族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轻捷灵便身手 能大能小本色

游走于社会边缘的说书人

以艺谋生路坎坷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吉林大学出版社

当代说书文化实录

郑万里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说书文化实录 / 郑万里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677 - 0548 - 7

I. ①当… II. ①郑… III. ①说书 - 曲艺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J826.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8863 号

书 名: 当代说书文化实录

作 者: 郑万里 著

责任编辑: 朱进 责任校对: 王继祥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90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0548 - 7

封面设计: 刘瑜

长春市新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3 年 8 月 第 1 版

2013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8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作者简介

郑万里，1955年生。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淮北市曲艺家协会副会长。

1975年参加工作，先后任曲艺演员、创作员、县文化馆艺术股长、副馆长，县曲艺协会秘书长、副会长。现就职于淮北市戏剧创作研究室，任《相风戏苑》杂志执行编辑。

曾独立完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淮北花鼓戏》申报材料、《濉溪县文化志·群众艺术》等文献的调研与撰写。文章和作品发表于《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曲艺》《野草》等报刊，收录于《“中华颂”——全国小戏小品曲艺作品集》《安徽优秀曲艺作品选》《笑满江淮》等书。

2013.2

写在前面

我小的时候，哪庄上只要来了唱书的，不管大人孩娃，只要能走得动，挪得动的，吃了晚饭，都要跑去听。

听的时候那是如痴如醉，如癫如狂。听完了以后，顶多兴奋一阵儿，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也不会把这当回事儿。

但有一种人却把这顶顶当回事儿，一天到晚总在琢磨这事儿，那就是唱书的人。

唱书，也叫说书，反正就是说说唱唱，有说有唱。不管多少人物，多长的故事，都是一、两个或极少几个演员来说、唱、表演。他们一边说故事，一边模拟表演各色人物，描摹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声形物态，还不时嗯嗯啊啊地唱个魂飞魄散。所以这就区别于戏曲、小说、诗歌和歌唱，成为一门独特的“说唱艺术”。

大概每个人都有过听相声、小品、二人转、快板等等之类的经历，年纪大些的一定还会有过听大书的阅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承不承认，你都是这说唱艺术的听众或观众了。

我们在欣赏说唱节目的时候，那喜怒哀乐的情感，似乎都由不得我们自己作主，好像都被那演唱的内容和演员的表演引着“疯”去了。如果演员的说、唱或者表演能让我们忘了是在看节目，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带进他为我们设定的情境中去，我们便会跟着他喜，跟着他忧，一会儿舒心地笑，一会儿恣肆地哭。这样，听完了以后，就觉得人家说的、唱的，那是真好！说得就是那么回事！痛快！似乎那演员就是专为我们代言的，他就能说出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的看法，对真善美的呼唤，对假丑恶的贬斥。

其实，在这听书听唱时，我们往往是忘却了自己的存在，我们的心灵是在对人的整体社会生存状态进行评判与思考。而这，都是由那说书的人作为一个向导，把我们带到那个境界中去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忘却了自己生活的烦恼，经济的压力，忘却了家庭的不幸，身心的痛苦。思想得以自由地奔放，精神得以瞬时的清灵。这大概就属于哲学家们说的“上层建筑”这个概念的范畴了吧。于是，这说书唱曲儿，便成了一种文化。

这说书文化，可是咱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宝贝玩意儿！除了咱中国有，全世界都没有，它是咱中华民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也许你不以为然。因为我们作为一般人，只要不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听书听曲儿，那只是个消遣。纵然它是一块宝，对于我们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细想起来，这实在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个误导，或者说是戏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离不开这种文化的。只要你有思想，有语言，有文化知识，这思想、语言和文化知识中，都早已深深地烙上了说书文化的印痕。

中国的说唱文化，起源甚早。几乎与人类的原始歌舞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在说唱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之前，它只是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和情感表达的一种独特话语方式。这种说唱的表达形式，自古以来都是说唱者个人抒发情感的工具。每一个心中有感、有情、有恨、有爱而不能不发的人，都可能成为说唱的作者。而优秀说唱作品的传播，又揉进了传播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再创造。至于说唱作品的记录，则更是少不了历代文人学士们丰富的文学艺术想象与创作加工。星来月往，才在不断发展演进中形成了这门独具一格的说唱艺术。

这一进程，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蕴过程。它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底蕴。《诗经》中的好多篇章，可能都是根据那民间原始说唱整理加工出来的。被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敦煌文化，其中数量相当的“敦煌曲子词”，就是对说唱内容的直接记载和记录。不用说那《三言》《二拍》明清小说、宋元话本等等之类文学名著本身就都是说书的文本了，甚至有一些说唱的内容，还远远超出了文学、戏剧乃至史书给予我们的影响。比如《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传》《五鼠闹东京》等，诸如此类纷纷纍纍的历史、文化知识，以及那作品中蕴含丰富的民俗、礼仪等被我们当作常识的东西，又有多少是我们阅读教科书获得的？更有许多大型民族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等，本身就是说唱的形式，它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

不仅许多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是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甚至有些说唱作品，还在原著的基础上再加工，再创造，使原著的内涵更丰富，人物更丰满。比如山东快书《武松传》中的《武松赶会》《闹南监》《摔杯记》等许多篇章，都是原著中没有的。有些虽然借助了原著的情节，却也比原著有更多的发挥和发展。

此外，还有好多地方剧种如吉剧、山东吕剧、坠子戏、淮北花鼓戏等，也都是由说唱形成、发展起来。其它更多的文学艺术样式，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说唱艺术浸染的痕迹。因此，有人说：中国的说唱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这话确是不无道理的。

撇开这些都不说，单说这听书听曲的过程本身，是不是一种文化呢？据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看，听书听曲儿这一现象，唐宋时就已遍及城乡，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我们听书时，那种脱离了自我生存苦痛的状态，

那种在关注人的多舛命运时的忧患与洒脱，难道就与文化没有一点儿干系？我们听了哭、听了笑，难道不是这一文化艺术创造过程的参与者？我们绝不可小觑了观赏者在参与艺术创造过程中的文化地位和价值！如果没有这世世代代钟爱于听书的广大民众，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繁花似锦百花满园的说唱艺术。

因此，我们每一名炎黄子孙，没有谁能成为这说唱文化的局外人。

文化，就像空气和阳光。我们虽然不去在意它，但一点儿也离不开它。生活给予我们的压力太多、太多，世世代代的人都为它疲于奔命；空气和阳光，我们感觉不到它施于我们的压力，却是我们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东西。

庞大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一定会有那一个地方的独特的说唱艺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育一方的说唱艺术。每一个地方的说唱艺术，都展现出一种地域文化的特异神采与风骨，使中国的说唱文化具有了丰富的层次性和多样性。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的说唱艺术品种正在日益枯萎，有许多的说唱种类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说大书几乎没有了舞台和传人，说书这门艺术，也越来越边缘化。这一社会现实，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

我们能做点儿什么？人微言轻，只能说这摊子事儿了。把对这门艺术的所见、所思、所感，记录一下，权作一个聊资，以期能引起社会的更多关注与深层思考，也算是尽力尽责，不辱使命了。

说唱作为一种文化，包容广大，博大精深。面面俱到，几无可能。所言之见、闻、思、忧，也仅仅只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门文化略略做一个“蜻蜓点水”。或为管见之言，都是些“琴板闲敲”吧。

为了让读者能对这说唱文化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性认识和了解，顺便将十余种说唱曲种的数十篇新创书帽小段，以及一个长篇大书的缩写演唱文稿并录于后，作为中、下篇，谨作一个可供玩鉴的资料，或贻笑大方。

匆匆岁月中，有很多作品、文稿散失，又有些资料一时整理不过来。时不我待，匆忙为之，肤浅粗陋，在所难免。诚惶诚恐，伏谢读者。

虽然如此，忽想起听人说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滴水能照见太阳”，所以就有了点儿信心。但能不能照见太阳，心里一点没底。好在这样“实录”下来，心中还算踏实。至于它到底是什么，阅者能从中得到什么，那就只有等读者来评判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里有我的所知、所感、所思、所忧，有我的辛勤汗水和对说书文化的美好企盼，有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畏与信仰，有我对中华文明复兴的真诚祈愿和美好期待。这，就够了。

但愿，这能是个抛砖引玉之录。如是，数十载辛劳，当不枉费了。

二〇一三年二月于安徽淮北

目 录

上 篇 琴板闲敲

听大书 一道渐行渐远的风景	3
说唱同源大家族	6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10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14
轻捷灵便身手 能大能小本色	18
游走于社会边缘的说书人	22
以艺谋生路坎坷	25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30
好钢用在哪儿?	34
相声之“病”如何根治?	36
曲艺现象三思	38

中 篇 短章书帽

关于“书帽”的书帽	45
山东快书	47
街头韵事 (山东快书)	48
教子 (山东快书小段)	50
选才 (山东快书小段)	52
汪大嫂走亲戚 (山东快书)	53
特别约会 (山东快书)	55
月儿弯弯 (山东快书)	59

夸夸咱社区好领班（群口山东快书）	62
快板	65
咱是农民贴心人（群口快板）	66
科学发展话“民爆”（群口快板）	71
咱跟祖国合个影（群口音乐快板）	75
风雨别（快板书）	80
文广新局气象新（对口快板）	84
新年祝福词（数来宝）	87
大千世界一杯酒（快板）	90
点（快板）	93
天津快板	97
让春风为我们祝福（天津快板）	98
相声	101
搞文化（相声）	103
大鼓	109
隋堤谣（淮北大鼓）	110
人约黄昏后（大鼓）	112
琴书	115
仁媳妇（淮北琴书）	116
路寡妇上坟（琴书）	118
坠子	121
新农村里喜事多（群口坠子小演唱）	122
渔鼓	126

—目 录—

龙脊山小唱（淮北渔鼓）	127
曲艺联唱	128
有缘千里来相会（曲艺联唱）	128
相音相韵唱相城（曲艺联唱）	131
小演唱	134
农家装上机顶盒（小演唱）	135
唱词	139
大爱悲歌（唱词）	139
鸭场夜话（唱词）	141
三过乾隆湖（唱词）	144
情醉皖北好江南（唱词）	145
三句半	148
新年新风辞旧岁（三句半）	149
双簧	154
舞伴儿（双簧）	155
小品	160
牵手（小品）	161
榜样（小品）	165
鱼水情缘（小品）	167

下篇 长话简说

北疆丽影（中篇说唱）	175
引 子	175
第一回 兴兵布阵阴云起 借酒求师枝节生	175

第二回	棚下停杯激莽将	寨前驻马捡雕翎	184
第三回	逞威斧戏铜锤小	放马人回鱼腹深	190
第四回	急催小将伐神木	轻惹红颜试宝刀	199
第五回	火攻计算失风向	儿女情托错媒红	209
第六回	覆虎簧舌调鼓瑟	红罗蜜语配鸳鸯	218
第七回	军帐议敌机密泄	亲翁见面剑锋迎	228
第八回	隐名反被儿媳戏	斩子或因山寨羞	237
第九回	严词厉色斥亲贵	息令和颜揖美眉	248
第十回	小试锋芒孚众望	初临敌阵遇危情	261
十一回	临危受命军威壮	误点遭罚牛气消	270
十二回	白沟比箭英雄会	帷幄运筹密探忙	282
十三回	二进敌巢坚壁破	一收天网熟鸭飞	290
十四回	土奸细密呈二信	疯丫头笑打双雄	299
十五回	天将欲成破竹势	阴云突变陷重围	308
十六回	飞兵马踏敌巢烂	烽火烟消凯旋还	317
说书、写书及《北疆丽影》			330
[附] 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材料（综述部分）			333
淮北大鼓			333
淮北花鼓戏			334
后记			338



SHANG PIAN
QIN BAN XIAN QIAO

上篇

琴板闲敲

听大书 一道渐行渐远的风景

说唱同源大家族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轻捷灵便身手 能大能小本色

以艺谋生路坎坷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好钢用在哪儿？

相声之“病”如何根治？

曲艺现象三思

听大书 一道渐行渐远的风景

我出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的 20 年间，都是在偏僻的乡村度过的。

那时的农村生活，白天，所有人都是参加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在同一块地里干着一样的活，晚上，就趁天没黑早早地吃了饭上床睡觉。虽然家家都有用墨水瓶或药瓶之类焊制的煤油灯，但一般人家多不愿费那个灯油。偶有个别不甘寂寞的，吃了饭后睡不着觉，就满村里溜达溜达，专找那点了灯的人家去串门儿，唠一些陈谷子烂黄豆的事儿。这些被人称作“借灯熬眼皮”的时光，便是乡村里难得的“业余文化”生活了。

对于这样匮乏的精神生活，人们自然是不满足的。所以乡村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便会激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与热情。对于文化艺术的渴求，那更是迫不及待。但这种“精神”的生活是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的。

唱大戏，算是农村里一个最热闹的盛会活动，但那不是谁想看就能看得到的。除了大年大节或者农闲逢会之外，平时的唱大戏，只有那些特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人家办事情，或者是几个村庄、一个大队合力筹办，才“请”得了的。所以听大戏对于农村人来说，是不敢奢求的。而庄户人家自己能请的，就是唱大书了。

唱大书不像唱戏那样有招引十里八乡的动静，也没有招待众多演员吃喝拉撒的负担。唱书的往往都是一个人，最多两个人。他们被安排在一户人家里，客随主便地吃顿家常便饭。晚饭后，只要给说书人一个小凳子，有条件的生产队点上一盏昏黄的小马灯，没条件的连灯也不用，或在有月的夜晚，直接趁着天上的月光，说书人就可以三皇五帝地开说开唱了。

乡亲们三三两两地随便找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地方，或蹲，或站，或卧，或自带板凳，或席地而踞，或将一只鞋子脱了垫在屁股底下，只要那唱书的琴板一响，金口一开，所有人都心飞天外，思接千载，把筋骨的疲惫和身体的酸麻冷暖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又加上那说书人最会拿捏人心，把那些最没头没脑之事硬描摹得活灵活现，又要在那最紧要处捏腔拿调地唱个天昏地暗，令听众要么哭得稀里哗啦，要么笑得前仰后合，哪还有什么自家的烦恼愁苦、忧乐饥饱。似乎只有那书中人物的命运，才是顶顶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这书往往要唱到了后半夜。纵然这样，说书人每每要收场，也还总收不了。大家总担心着人物的命运和事态进展的结局到底什么样。但这个结局又似乎从来都不可能听到的。因为一个庄上一般情况下只唱个一两天，三四天，最多唱个十天八天的，而这书却总是唱不完。其实听书的人也都心知肚明，纵然是唱它个仨月半载，一部书也听不到结局的。越是唱得时间久了，说书人“越不给书听”。他们总会变着法儿地添故事，加情节，兑水分，绝不让你听完了。不然，他们还怎么“混这口饭吃”呀！

三夜五夜听不过瘾，也只能忍痛割爱吧。但第二天的田间劳动中，大家一定要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各自的心得与感受，模仿着精彩与惊奇，发挥着灵感与创意。更有着迷者，一定要追着说书人跑个十里八乡地听下去，一直到不能再追，方才恋恋不舍地放弃。

据说曾有一位先生，听《杨家将》时，书说到杨家将兵困南阳后，说书人走了，他从此就得了抑郁，整天茶不思饭不想，人越来越不行了，有人就劝他吃顿饭，可这位先生却倔强地说：“杨家将兵困南阳，外无救兵里无粮草，他们不能解围，我怎能吃得下饭！”这虽是个笑话，但也绝非毫无根据。

当年，我的隔壁邻居家，就有一位十七大八的小伙子，比这位先生的痴迷还要更夸张。我的这位邻人，平时就迷恋听书，没事儿的时候还时常捏着嗓子跑调撒气地学唱人家那腔音儿。后来就因听反特故事，深深地陷入了情节而不能自拔，天天夜里睡不着觉，恍恍惚惚便担心起可能会有特务要瞄上他，于是便神魂颠倒地到处乱跑起来，逢人便说有一个特务在跟踪他，并把这“特务”的衣着打扮、神情长相和同他对话的种种情节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就像真与其人打过了照面一般，因而得了一场精神病。直到有人出主意，给他说了个媳妇，“冲”了一下喜，才把他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当然，像这种迷于书中情节而不能自拔的个案并不多见。有那纯情的乡村女孩儿因听得迷，跟着说书人私奔，最后跟说书人结了婚的事，却不断有所耳闻。那因迷恋于听书而迈进了说书之门，走上了说书之道，最后成了职业说书艺人的，更是屡见不鲜。

当然，不同的曲种也会有不同的听众群。在我们这个地区，一般是男人和老年人爱听大鼓书的多一些。那大鼓的振奋人心，唱书人破喉咙哑嗓地喊上一嗓子，那种激越豪放，声遏行云的痛快，似乎对他们更有震撼力和感召力。而妇女和儿童更多地比较喜爱听琴书，听那坠琴优美而略带忧伤的曲调，听那唱书人时而低回委婉，时而叱咤风云，连说带唱，似歌似吟地抒情与絮叨。她（他）们犹如信徒听着圣经歌唱那样的神往与专注。

其实，我在儿时对听书是并不太有兴致的，只是凑个热闹，傍个好玩而已。每一次的唱书，虽然我都去听，但大多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一部

书，是儿童抓特务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小孩，自造了一个“双环扣眼皮球”，同时他又发现了特务的一个暗号：每个特务都是手提着一个黑色的提包，包上搭着一条毛巾，毛巾上绣着花，一号特务就绣一朵花，二号特务就绣两朵花，如此类推。结果有一天，这小孩发现了一个六号特务，他就把这特务引到了一个僻静处，说：“你是‘六号特务’，公安局正在抓你，你现在赶快把情报交给我。”特务不肯，于是小孩就把皮球一掷，皮球的中间裂开成了相连的两瓣，正好扣住了特务的两只眼，皮球的四周都是回刺，每瓣的中间有一根钢针，不管特务是拉是推，都要受到致命的伤害……如此云云。那时我就觉得这似乎有些不大可能。但这情节却一直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

也许是因了这一回，后来我竟也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专业的曲艺演员。虽说是很不情愿，但终未能脱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我还从曲艺队调到了县文化馆，负责了全县曲艺协会的工作。

那时，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老戏开放了，全县的说书艺人越来越多，光在我们县曲艺家协会注册的说书艺人就有二、三百人。可见当时城乡群众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迹象。

后来，有了电视、电脑和网络，人们每天都有文化生活可以享受了，并且是坐在自己家里安逸地享受，就没有多少人再愿意安分守己地跑大老远去听书人慢条斯理地“消磨时光”了。听书的人少了，说书人的财路也越来越萧条。

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了，家家又都有了机械，农田里再也拴不住人了。农民都纷纷到城里打工挣钱去，一年下来，少说也挣它几万块。说书人也纷纷丢了说书的本业，跟着熙熙攘攘的进城人流出外去打工。说书的人走了，想听也没人唱了，连听书的念想都给断了。

人总是有些恋旧的。时间久了，那些喜欢听书的人便有些熬不住。那些说书的艺人，有觉得肚子里的那些大书扔了实在可惜的，就去灌了VCD或者DVD碟片，由那想听书的买了自家里听去。但灌片子总不能像现场唱书那样没完没了地“灌水”，所以，肚里的书总有录完的时候，录完后，便再“没有饭吃”了，创新书又创不来，结果还得改弦易辙。再说那听碟子，哪里还有现场听书的氛围和感觉！没有了共鸣共享，听书也只是满足一下恋旧的情结，全然没有了那现场听书的感同身受。

听大书，成了一道渐行渐远的风景。当这一代的遗老们之后，那后世的人，是否还有谁知道听大书是一个什么物事，真的就说不清楚了。

说唱同源大家族

我参加工作后，从事了说唱这门职业，慢慢才知道，原来在农村很是孤陋寡闻的。那时候，只知道“唱大鼓的”、“唱丝弦的”，却不知道它们原来竟然还都是“一家”，和说相声、唱快板、二人转等等都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如果要让这些“成员”填一张履历表，那么，他们都要在“家庭成分”这一栏里，填上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汇，这个词叫做“曲艺”。

如果要问曲艺是什么？为啥叫曲艺？一句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普通的老百姓更不知道“曲艺”为何方神圣。记得那时我跟着县曲艺队下农村里演出，老百姓都管我们叫“唱戏的”、“戏班子”。小孩子更高兴得喊我们是：“弄戏的！”

原来，“曲艺”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命名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史上是没有“曲艺”这称呼的。现在的“曲艺”包含的所有演唱形式，基本上都是以前那些各地五花八门的所谓民间说、唱、杂耍之类，统统都是被上流社会视为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一些小“玩艺儿”。从事这些说唱的艺人，也都被视为以其末艺杂技行乞或变相行乞的“下九流”。在历史上，这些民间的说唱等技艺，曾归于“宋代百戏”、“什样杂耍”之列。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给已经发展成熟的众多说唱艺术一个统一而固定的名称，就把这些唱“曲”儿的、耍“艺”的一摊子杂类艺术统归至一处，命名为“曲艺”艺术。

有人还给曲艺的概念做了个定义：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是以“口语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门类。

这个概念到底准不准确，有待于专家们去研究探讨，我们且不须管它。笼统地说：曲艺是民间说唱艺术的统称。老百姓就能明白曲艺大致就是除戏曲之外的那些“说”的和“唱”的或者有说有唱的艺术，也就是所谓的“说唱艺术”了。所以，也有人就干脆把曲艺说成是“说唱艺术”。

由此看来，“曲艺”这个“阶级成分”就大了去了。它就像解放初期划分的“贫下中农”阶级一样，成为了新中国艺术领域中一个最基层、最庞大的艺术门类。因此可以说，曲艺，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称谓，是中